# 五代史闕文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五代史闕文
作者：王禹偁　宋朝

宋王禹偁撰。禹偁，字元之，鉅野人，太平興國八年進士，官至知黃州，事跡具《宋史》本傳。是書前有《自序》，不著年月。考書中「周世宗遣使諭王峻」一條，自注云：「使，即故商州團練使羅守素也，嘗與臣言以下事跡。」是在由左司諫謫商州團練副使以後，其結銜稱翰林學士，則作於真宗之初。是時薛居正等《五代史》已成，疑作此以補其闕。然居正等書凡一百五十卷，而《序》稱「臣讀《五代史》總三百六十卷」，則似非指居正等所修也。晁公武《讀書志》曰：「凡十七事。」此本梁史三事、後唐史七事、晉史一事，漢史二事、周史四事，與晁氏所記合。蓋猶舊本。王士禎《香祖筆記》曰：「王元之《五代史闕文》僅一卷，而辯正精嚴，足正史官之謬。如辯『司空圖清真大節』一段，尤萬古公論，所系非眇小也。如敘『莊宗三矢告廟』一段，文字淋漓慷慨，足為武皇父子寫生。歐陽《五代史·伶官傳》全用之，遂成絕調。惟以張全義為亂世賊臣，深合《春秋》之義。而歐陽不取，於《全義傳》略無貶詞。蓋即舊史以成文耳。終當以元之為定論也」云云，其推挹頗深。今考《五代史》，於朱全昱、張承業、王淑妃、許王從益、周世宗符皇后諸條，亦多采此書。而《新唐書·司空圖傳》即全據禹偁之說，則雖篇帙寥寥，當時固以信史視矣。

序

嗚呼！五代何時也，天地晦冥之時也。綱常頹替，風俗陵夷，孟子所謂上無道揆，下無法守，此時為特近之。故朝為君臣，暮為仇敵。帝統之嗣如傳舍然。無逸所謂或四三年，或五六年，亦其實也。以故當時史無定官，官無定守。兼之兵革疊興，文字亦略。其間故典或諱於勢，或闕於疑，或淪於幽，不知其凡幾矣。識者不能無遺憾焉。有宋王元之氏，乃能網羅放失顯微闡幽，作為闕文一書，為史凡十七篇，於六一深為有助。余常得之故篋，深嘉嘆賞。慨其刻之久湮也，敬梓之以傳。若夫關氣運之盛衰，論人事之得失，則自有全史在，此特其羽翼雲。叅南京後府諸軍事錫山後學秦汴序。

## 原序

臣讀《五代史》總三百六十卷，記五十三年行事，其書固亦多矣。然自梁至周君臣事跡，傳於人口而不載史筆者，往往有之，或史氏避嫌，或簡牘漏略，不有紀述，漸成泯滅，善惡鑒誡，豈不廢乎！因補一十七篇，集為一卷，皆聞於耆老者也。孔子曰：“吾述而不作。”又曰：“我猶及史之闕文。”此其義也。宋翰林學士王禹偁撰進。

## 梁史三篇

### ◇梁太祖

世傳梁太祖迎昭宗於鳳翔，素服待罪，昭宗佯為鞋系脫，呼梁祖曰：“全忠為吾系鞋。”梁祖不得已，跪而結之，流汗浹背。時天子扈蹕尚有衛兵，昭宗意謂左右擒梁祖以殺之，其如無敢動者。自是梁祖被召，多不至，盡去昭宗禁衛，皆用汴人矣。臣謹按梁祖以天復三年迎唐昭宗於岐下，歲在甲子，其年改天祐，至國初建隆庚申歲，才歷六十年矣，然則乾德七十歲人皆目睹其事。蓋唐室自懿宗失政，天下亂離，故武宗已下實錄不傳於世，昭宗一朝全無記註。梁祖在位止及六年，均王朝詔史臣修《梁祖實錄》，岐下系鞋之事，恥而不書。晉天福中，史臣張昭重修《唐史》，始有《昭宗本紀》，但云即位之始，有會昌之風，岐陽事跡不能追補。此亦明唐昭宗有英睿之氣，而衰運不振，又明左右無忠義奮發之臣，致梁祖得行其志。有所警誡，不可不書。

### ◇廣王全昱

全昱，梁祖之兄也。既受禪，宮中間燕，惟親王得與。因為博戲，全昱酒酣，忽起取骰於擊盆迸散，大呼梁祖曰：“朱三，汝碭山一民，因天下饑荒，入黃巢作賊，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，富貴足矣，何故滅他李家三百年社稷，稱王稱朕，我不忍見汝血吾族矣，安用博為！”梁祖不悅而罷。臣謹按《梁史》敘廣王全昱傳曰：“昱樸野，常呼帝為‘三’。”宮中博戲之事，諱之。夫梁祖弒二君【昭宗、濟陰王】，弒一皇后【何皇后】，名臣被害者不可勝紀。及莊宗入汴，盡誅朱氏，惟全昱先令終。至道初，知單州有稱廣王之後，與尼訟田宅者，豈以一言之善，獨存其嗣耶！

### ◇司空圖

圖字表聖，自言泗州人，少有俊才。咸通中，一舉登進士第。雅好為文，躁於進取，頗自矜伐，端士鄙之。初，從事使府，洎登朝，驟歷清要。巢賊之亂，車駕播遷，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，極林泉之美。圖自禮部員外郎因避地焉，日以詩酒自娛。屬天下版蕩，士人多往依之，互相推奬，由是聲名藉甚。昭宗反正，以戶部侍郎征至京師。圖既負才慢世，謂己當為宰輔，時要惡之，稍抑其銳。圖憤憤謝病，復歸中條，與人書疏，不名官位，但稱知非子，又稱不辱居士。其所居曰禎貽溪，溪上結茅屋，命曰休休亭，常自為《亭記》云【已上梁史舊文】。臣謹按：圖，河中虞鄉人。少有文彩，未為鄉里所稱。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為絳州刺史，圖以文謁之，大為凝所賞嘆，由是知名。未幾，凝入知制誥，遷中書舍人知貢舉，擢圖上第。頃之，凝出為宣州觀察使，辟圖為從事。既渡江，御史府奏圖監察，下詔追之。圖感凝知己之恩，不忍輕離幕府，滿百日不赴闕，為臺司所劾，遂以本官分司。久之，征拜禮部員外郎，俄知制誥。故事中有文曰：“戀恩稽命，點系洛師，於今十年，方參綸閣。”此豈躁於進取者耶？舊史不詳，一至於是。圖見唐政多僻，中官用事，知天下必亂，即棄官歸中條山，尋以中書舍人征，又拜禮部、戶部侍郎，皆不起。及昭宗播遷華下，圖以密邇乘輿，即時奔問，復辭還山。故詩曰：“多病形容五十三，誰憐借笏趨朝參。”此豈有意乎相位耶？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，得絹數千匹，圖致於虞鄉市心，恣鄉人所取，一日而盡。是時盜賊充斥，獨不入王官谷，河中士人依圖避難，獲全者甚眾。昭宗東遷，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，為柳璨所阻，一謝而退。梁祖受禪，以禮部尚書征，辭以老病，卒時年八十余。臣又按梁室大臣如恭【本字犯廟諱】翔、李振、杜曉、楊涉等，皆唐朝舊族，本以忠義立身，重侯累將，三百余年，一旦委質朱梁，其甚者贊成弒逆，惟圖以清直避世，終身不仕梁祖。故《梁史》指圖小瑕，以泯大節者，良有以也。

## 後唐史七篇

### ◇武皇

世傳武皇臨薨【終於晉王不登尊位故不言崩】，以三矢付莊宗曰：“一矢討劉仁恭，汝不先下幽州，河南未可圖也。一矢擊契丹，且曰阿保機與我把臂而盟，結為兄弟，誓復唐家社稷，今背約附賊，汝必伐之。一矢滅朱溫。汝能成吾志，死無恨矣。”莊宗藏三矢於武皇廟庭，及討劉仁恭，命幕吏以少牢告廟，請一矢，盛以錦囊，使親將負之，以為前驅。凱還之日，隨俘馘納矢於太廟。伐契丹，滅朱氏，亦如之。又武皇眇一目，世謂之獨眼龍。性喜殺，左右小有過失，必寘於死。初諱眇，人無敢犯者。嘗令寫真，畫

工即為撚箭之狀，微瞑一目。圖成而進，武皇大悅，賜與甚厚。

◇莊宗

莊宗嘗因博戲，睹骰子采有暗相輪者，心悅之，乃自制暗箭格，凡博戲並讓采之在下者。及同光末，鄴都兵亂，從謙以兵犯興教門，莊宗禦之，中流矢而崩，識者以為暗箭之應。

◇張承業

莊宗將即位於魏州，承業自太原至，謂莊宗曰：“吾王世奉唐家，最為忠孝，自貞觀以來，王室有難，未嘗不從。所以老奴三十余年為我王捆拾財賦，召補軍馬者，誓滅逆賊朱溫，復本朝宗社耳。今河朔甫定，朱氏尚存，吾王遽即大位，可乎”云云【其下事具莊宗實錄】。莊宗曰：“奈諸將意何！”承業知不可諫止，乃慟哭曰：“諸侯血戰者，本為李家，今吾王自取之，誤老奴矣。”即歸太原，不食而死。臣謹按《莊宗實錄》，敘承業諫即位事甚詳，惟我王自取之言不書，史官諱之也。

◇張全義【唐昭宗賜梁祖名全忠、賜張言名全義，入梁改名宋奭】

梁乾化元年七月辛丑，梁祖幸全義私第。甲辰，歸大內。《梁史》稱：“上不豫，厭秋暑，幸宗閤私第數日，宰臣視事於仁岐亭，崇政使【梁改樞密為崇政】諸司並止於河南令廨署。”世傳梁祖亂全義家婦女，悉皆進御，其子繼祚不勝憤憤，欲剸刃於梁祖。全義止之曰：“吾頃在河陽，遭李罕之之難，引太原軍圍閉經年，啖木屑以度朝夕，死在頃刻，得他【他謂梁祖】救援，以至今日，此恩不可負也。”其子乃止。《梁史》云云者，諱國惡也。臣謹按《春秋》莊二年《經》曰：“十有二月，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。”《傳》曰：“書奸也。”夫《經》言會者，諱惡，禮也。《傳》曰奸者，暴其罪以乘誡也。又莊二十二年《傳》，書齊陳完飲桓公酒，公曰：“以火繼之。”辭曰：“臣卜其晝，未卜其夜。”豈有天子幸人臣之家，留止數日，奸亂明矣。況全義本出巢賊，敗依河陽節度使諸葛爽，爽用為澤州刺史。及爽死，全義事爽子仲方，即與李罕之同逐仲方，罕之帥河陽，全義為河南尹。未幾，又逐罕之，自據河陽，其翻覆也如此。自是托跡朱梁，斫喪唐室，惟勤勸課，其實斂民附賊，以固恩寵。梁時月進鎧馬，以補軍實。及梁祖為友圭所弒，首進錢一百萬，以助山陵。莊宗平中原，全義合與恭翔、李振等族誅，又通賂與劉皇后，仍請莊宗幸洛，言臣已有郊天費用。夫全義，匹夫也，豈能自殖財賦，其剝下奉上也又如此。晚年保證明宗，欲為子孫之福，師方渡河，鄴都兵亂，全

義憂恨不食，終以餓死。未死前，其子繼業訟弟汝州防禦使繼孫，莊宗貶房州司戶，賜自盡。其制略曰：“侵奪父權，惑亂家事，縱鳥獸之行，畜梟獍之心。”其御家無法也又如此。河南令羅貫，方正文章之士，事全義稍慢，全義怒告劉皇后，斃貫於枯木之下，朝野冤之。洛陽監軍使常收得李太尉平泉醒酒石，全義求之，監軍不與，全義立殺之，其附勢作威也又如此。斯蓋亂世之賊臣耳，得保首領，為幸則多。晉天福中，其子繼祚謀反伏誅，識者知余殃在其子孫也。臣讀《莊宗實錄》，見史官敘《全義傳》，虛美尤甚，至今負俗無識之士，尚以全義為名臣，故因闕文，粗論事跡云。

◇明宗

明宗出自沙陀，老於戰陳，即位之歲，年已六旬，純厚仁慈，本乎天性。每夕宮中焚香，仰天禱祝云：“某蕃人也，遇世亂，為眾推戴，事不獲已。願上天早生聖人，與百姓為主。”故天成、長興間，比歲豐登，中原無事，言於五代，粗為小康。

◇安重誨

明宗令翟光鄴、李從璋誅重誨於河中私第，從璋奮梃，擊重誨於地。重誨曰：“某死無恨，但不與官家誅得潞王，他日必為朝廷之患。”言終而絕。臣謹按《明宗實錄》是清泰帝朝修撰，潞王即清泰帝也，史臣諱避，不敢直書。嗚呼！重誨之志節泯矣。

◇清泰帝

晉高祖引契丹圍晉安寨，降楊光遠。清泰帝至自懷覃，京師父老迎帝於上東門外，帝垂泣不止。父老奏曰：“臣等伏聞前唐時，中國有難，帝王多幸蜀，以圖進取，陛下何不且入西川？”帝曰：“本朝兩川節度使皆用文臣，所以玄宗、僖宗避寇幸蜀。今孟氏已稱尊矣，我何歸乎！”因慟哭入內，舉族自焚。

晉史一篇

◇晉高祖

梁開平初，潞州行營使李思安奏：壺關縣壤鄉民伐樹，樹仆，自分為二，中有六字，如左書云：“天十四載石進。”梁帝藏於武庫，時莫詳其義。至晉帝即位，識者曰：“天

字取四字兩畫，加之於傍，即丙字也。四字去中之兩畫，加十，即申字也。帝即位之年，乃丙申也。進者，晉也。石者，姓也。”【已上晉史舊云】臣謹按天祐二十年歲在癸未，其年莊宗建號，改同光元年。至清泰三年歲在丙申，其年晉祖即位，改元天福元年，自未至申，凡十四載矣。故讖書云“天十四載石進”者，言自天祐滅後十四載，石氏興於晉也，豈不明乎！而拆字解讖，以就丙申，非也。

## 漢史二篇

### ◇王淑妃許王從益【王淑妃，明宗妃也。從益，明宗幼子也。而見於《漢史》者，為漢祖所殺故也】

漢高祖自太原起軍建號，至洛陽，命郭從義先入京師，受密旨，殺王淑妃與許王從益。淑妃臨刑，號泣曰：“吾家子母何罪？吾兒為契丹所立，非敢與人爭國，何不且留我兒，每年寒食使持一盂飯，灑明宗陵寢！”聞者無不泣下。臣謹按隱帝朝，詔史臣修《漢祖實錄》，敘淑妃、從益傳，但云“臨刑之日，焚香俟命”，蓋諱之耳。

### ◇劉洙

漢隱帝朝，洙為開封尹。周祖自鄴起兵，洙盡誅周祖之家【今皇建院即周祖家】子孫婦女十數人，極其慘毒。及隱帝遇害，周祖以漢太后令，收洙下獄，使人責之。【語在漢史】洙對曰：“某為漢家戮叛族耳，不知其他。”周祖怒，遂殺之。臣謹按周世家朝史官修《漢隱帝實錄》，洙之忠言，諱而不載。【洙今有子季和擢進士第】

## 周史四篇

### ◇周太祖、馮道【事跡相因，故君臣同序】

周太祖在漢隱帝朝，為樞密使，將兵伐河中李守貞時，馮道守太師，不與朝政，以疾請告。周祖謁道於私第，問伐蒲策。道辭以不在其位，不敢議國事。周祖固問之，道不得已，謂周祖曰：“相公頗知博乎”【時周祖始兼平章事】周祖微時好蒲博，屢以此抵罪，疑道譏己，勃然變色。道曰：“是行亦猶博也。夫博，財多者氣豪而勝，財寡者心怯而輸。守貞在晉，累典禁兵，自為軍情附己，遂謀反耳。今相公誠能不惜官錢，廣施恩愛，明其賞罰，使軍心許國，則守貞不足慮也。”周祖曰：“恭聞命矣。”故伐蒲之役，周

祖以便宜從事，率成大功。然亦軍旅歸心，終移漢祚。又周祖自鄴起兵赴闕，漢隱帝兵敗，遇害於劉子陂。周祖入京師，百官謁，周祖見道猶設拜，意道便行推戴。道受拜如平時，徐曰：“侍中此行不易。”【時周祖兼侍中】周祖氣沮，故禪代之謀稍緩。及請道詣徐州，冊湘陰公為漢嗣。道曰：“侍中由衷乎？”周祖設誓，道曰：“莫教老夫為謬語，令為謬語人。”臣謹按周世宗朝詔史臣修《周祖實錄》，故道之事所宜諱矣。

◇王峻

廣順初，河東劉崇引契丹攻晉州，遣峻率師赴援。峻頓兵於陜，周祖欲親征，遣使諭之。【使即故商州團練使羅守素也，嘗與臣言已下事跡】峻見使受宣訖【時惟傳口宣無詔書】，謂使曰：“與某馳還，附奏陛下【謂周祖也】，言晉州城堅，未易可拔，劉崇兵鋒方銳，不可與力爭。所以駐兵者，待其氣衰耳，非臣怯也。陛下新即位，不宜輕舉。今朝中受聖知者，惟李谷、范質而已。陛下若車駕出汜水，則慕容彥超以賊軍入汴，大事去矣。”【時彥超據兗州叛】使還具奏，周祖自以手提耳，目使者曰：“幾敗吾事。”

◇世宗符皇后

符后，先適河中節度使李守貞之子崇訓。守貞嘗得術士，善聽聲，知人貴賤，守貞舉族悉令術士聽之，獨言后大貴，當母儀天下。守貞信之，因曰：“吾婦尚為皇后，我可知也。”遂謀叛。及城陷，后獨免，周祖為世宗娶之。顯德中，冊為后。臣以為術士之言，蓋亦有時而中，人君之位，安可無妄而求，公侯其誡之。

◇王樸

周顯德中，樸與魏仁浦俱為樞密使。時太祖皇帝已掌禁兵。一日，有殿直乘馬，誤沖太祖導從，太祖自詣密地，訴其無禮。仁浦令宣徽院勘詰，樸謂太祖曰：“太尉名位雖高，未加使相。殿直，廷臣也，與太尉比肩事主，太尉況帶軍職，不宜如此。”太祖唯唯而出。臣謹按樸之行事，傳於人口者甚眾，而史氏闕書。臣昨重修《太祖實錄》，已於《李谷傳》中見樸遺事，今復補其大者。況太祖、太宗在位，每稱樸有公輔之器，朝列具聞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